



龙瑞祥

2015年5月26日这一天，我那含辛茹苦的娘亲，去了。

农历四月初六，是娘的八十大寿，尽管不能下床，但她仍打起精神，坐了两个多小时。儿孙们为她订制了蛋糕，祝愿她长命百岁。可是，才过了不到三天，娘就走了。

我的娘亲啊,您可知道,在儿女们心中,您可是位多么宽厚无私的母亲!

您出身书香门第，从小就还没吃过什么苦，倒是嫁给父亲后，由于祖母身体不好，父亲那会儿又在外面工作，常年不在家。您只好挑起家里的生活重担，每一样家务活都从头学起。在我们的记忆中，您每天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干活，一直忙到深夜十一、二点，甚至凌晨一两点。

您性格温和,为人宽厚,心地善良,从不多言乱语,从不搬弄是非;说话总是轻言细语,待人总是彬彬有礼,是典型贤妻良母!记得祖母在世时,由于她老人家个性要强,有时说话总是不留面子,甚至给人脸色;可您在祖母面前,总是温顺服从,恪守孝道,即便祖母说您几句,您也总是默默地听着,从不顶撞。您与祖母婆媳相处二十多年,一直十分和睦,从未争吵过。

您跟父亲结婚五年后才开始生育。听父亲说,之前几年,父亲带您去过几家医院进行检查,都说您不能生育。要知道,在信奉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中国,在把传宗接代看成比命根子还重的农村,不能生育,可是一个女人最大的罪过和不幸啊!可以想象,那时候,您要背着多大的精神包袱,顶着多大的压力啊!可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,从不怨天尤人、自暴自弃。父亲中青年时性格有些暴躁,脾气不大好,说话很直很冲;特别是分田到户以后,子女多,负担重,农活忙,繁重的农活和家务活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,父亲心情越来越不好,很容易动怒,我们子女个个都害怕父亲。而您却与父亲相濡以沫,风雨同舟,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,很少与父亲吵架。每当父亲发怒时,您总是默不作声,宽容忍让,让父亲宣泄完,等到父亲熄火消气、心情平静后,才轻描淡写地说父亲几句,从来不与父亲计较。

您这样以德报怨、以柔克刚，常常让父亲自责，父亲的脾气被您改造得好了很多，乃至在二老的晚年，在您生病瘫痪的这些年里，父亲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无微不至，不厌其烦地照顾您、体贴您、关怀您，有时还要忍受您给他的委屈，他却始终如一地与您一起同病魔抗争。可以说，是您的温良宽厚、与人为善、以柔克刚，融化了父亲，父亲也才会如此地对您一往情深！

您一辈子总是在替子女们着想,总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子女,照顾孙辈。诗麒自出生起就在您身边,这就不用说了。治水、妮娜打小就您带得多,特别是他们妈妈走了以后,爸爸常年不在家,您既当奶奶,又当妈妈,把他们一手拉扯大,进城时,您已年届六十,却还早摸黑给七中的学生做菜做饭,挣点微薄收入,尽量让他们兄妹俩生活得好一些,给予了他们无尽的温暖与关怀。2005年,梦瑶在衡阳市八中读高三,我们夫妻俩因要工作,没时间照顾她生活,只好请您帮忙,您二话没说,不顾自己年届七十的高龄,与父亲分开,只身来到衡阳为孙女做饭、洗衣,照顾孙女儿的生活起居。也就是在这次给梦瑶陪读期间,有一天,孙女无意识地说了一句想吃西瓜,您听了后,晚上七、八点钟还摸黑出去给她买,结果因为没有路灯,您被一根树桩绊倒,造成左手腕关节骨折。娘啊!您就是这样,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很低,一辈子勤俭节约,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,即使儿女们日子渐渐好起来了,您也生怕自己成为儿女们的累赘。

您八十大寿的那天，您还答应我们，要坚强活下去，要看到孙子孙女和外孙子孙女们一个个结婚生子，要让我们十年之后为您点燃九十大寿的生日蜡烛。可是，最终您却与我们阴阳两隔，您让我们怎能不痛、怎能不痛啊！

我们这一代人，没有上幼儿园识字的机会。发蒙上学读书之前，识字不多的爹娘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努力教我们认字。那时很少有看图识字读物，父亲一手抱起我，一手指着土砖墙上的标语，一字一句念石灰方块上的字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粉上墙的石灰方块标语牌，每户门口都有一块，有的框了黑边，有的画花边装饰了四角，白底黑字十分醒目。墨汁书写的楷体黑体字很周正，清一色的毛主席语录。记忆中，对文字的第一次印象，大概就是从标语得来的。

那时大队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，标语都是队员书写制作。小学民办老师尤久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毛笔字、排笔字、粉笔字都拿手，是文宣队的主力。能者多劳，每每有重大活动，写标语的差事非他莫属。学校办公室大桌面，经常搁着一大碗墨汁，堆着一大摞红纸白纸。红纸标语张贴在墙壁、门柱、电杆上，迅速营造热烈的运动氛围。大会的会标和标语，一般用白纸书写。运动源源不断，一茬标语泛白撕毁，新鲜的一茬又粘上去，笔墨难得干枯几日。

重大活动，需要刷写石灰水标语，留下“毛主席万岁！”、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、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！”、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、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、“人定胜天”、“工业学大庆”之类的常用标语。最显眼的土砖墙上，一拨又一拨刷写，涂抹并不严实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旧标语的痕迹。因地制宜，谷仓垛子刷上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，猪栏矮墙写着“猪多、肥多、粮多”，会议室内贴“认真看书学习，弄通马克思主义”。正堂屋门柱，用红漆黄漆写上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”等对联式标语。供销社商店内，统一书写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

给”、“说话和气,买卖公平”红色大字号标语。挑石块,刨草皮,所有水库大坝都嵌上大幅标语,两里路外清晰可辨。有时学校接到任务,放假一天,组织学生担箕箕背锄头,选择醒目的山坡,堆砌巨幅标语,用正确的思想占领山头阵地。

上级拟好标语口号，文宣队员集中书写，熬一盆子面粉浆糊，一个一个屋场张贴。社员们以红色政治标语为荣，主动要求在阶基木立柱上贴红纸标语，似乎象征根红苗正、吉祥喜庆。可是，对于“要斗私批修！”、“打倒××！”这类标语，又不乐意刷在自家墙上，回避影射和晦气。这类标语，大都落在公家猪栏、牛栏、仓库的土墙上。一户人家的猪栏，被刷上“打倒孔家店”的标语，十分打眼。文宣队员一走，女主人不好放声大骂，刮除又怕犯政治错误，喃喃咕咕老半天。后来，女主人灵机一动，靠着猪栏那堵矮墙，悄悄堆放一排高粱秆，不见了标语的痕迹。

记得有一次，学校老师挑着灰桶，到我们屋场写石灰墙壁标语。读过私塾的公办老师周老师，毛笔字写得好，领銜执笔。爬上楼梯，用中号毛刷，在正堂屋侧面土砖墙上，写好“把农业摆在头等地位”九个端正楷体大字。大人小孩围在禾堂坪，啧啧称赞老师的字像印版刻出来一样。我细观摩运笔，暗暗羡慕老师的书法功力。接着，换上更高大的楼梯，在课堂屋梁子写“农业学大寨”更大的一幅。写到“农业学”三个字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要求马上去学区开紧急会议。周老师下来洗好手，客气地将大号毛刷交给民办代课的陈老师，请他继续写。陈老师大概只有初中文化，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时，从衡阳冶金机械厂自动离职，回乡种萝卜、红

绽放在味蕾上的幸福

黄敬宇

漫天雨落，狂风俄顷大作。悄怆乌云，弥漫大片水汽。到处都湿漉漉的，我心中也湿漉漉的，提不起半分精神。

寄宿的我，清冷灯下独嚼思乡情。校友回访后，我对升高中有了沉沉的压力。自己是否不如别人优秀，是否会失败？于是乎，寝不能安，食之无味，紧张与压抑中，连味蕾也不再活泼。

风雨大作中,我携一身水汽回到家,郁闷地把伞摔到一旁。便听到了“哼哧哼哧”的排气声,菜刀与粘板的碰撞声,铿锵有力,如战歌,似进行曲。

母亲有条不紊地烧着我喜爱的大虾。寒风凉雨飘进，飘进了母亲发缝，粘合了她的头发，凉雨寒风袭卷，卷进母亲的脖颈。我仿佛觉得她的影子在昏黄灯光中不住颤抖。她的手也开始倦怠了，战歌不再嘹亮，进行曲乱了方寸。因为冷吗？还是因为累了？

母亲咬牙坚持着，用微抖的双手将虾烧红，盐油辣椒、葱蒜八角，样样都像演算好似的，不多不少的佐正虾的腥味。

母亲的虾，微辣，常令我酣畅。她说，她最爱吃虾，最爱那种独坐海边，习习凉风，任它惊涛骇浪我独心静的生活。可我出现了，母亲的手脚被缚住了，正如天下间所有了孩子的母亲一样，她们只能在梦中幻想那片海。在现实中，母亲静静看着我们成长，无怨奉献着。最爱虾的她竟只是看着我津津有味地吃着，自己却舍不得动一下筷子。

母亲的虾，入口辣甜，宣泄了我一身的汗，把我那份对高中的沉重，对孤独的殇痛，都呼呼地一下点燃了。我的味蕾重新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味道，这是幸福的味道。

一场病

谢真乐

下去，那一刻，我认为他们非常讨厌，居然忍心让我喝那么苦的药！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喝了中药我才好得那么快，不然的话还要拖一段时间才好得了。

那段时间正是春节，但是他们很少去外面庆祝、串门，更没有去看春晚，而是轮流陪护在我身边，只有在我好转了一些的时候，他们才抽空出去走动一会。虽然这些事情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对于处于病中的我来说，无异于雪中送炭，让我非常感动。

在我的亲人的照顾下，一周过

抬笔来前，豁然开朗：母亲一周只来学校一次，并不是不够爱我，而是坚定的爱我，让我更坚强成长。母爱驻于心，母亲放弃了梦中海，静静看着我吃虾，一湾浅笑。顿时，幸福在我的舌尖上绽放，牵动大片纷飞的畅快，大片纷飞的满足。母爱幸福地绽放在舌尖，令我满嘴生香。

课间,我与将毕业的同学一起分享着小零食,常是蜂拥而上,一扫而光,你追我抢。晚寝,老师常帮空着肚子的寄宿生订饭,总是不求分文,自掏腰包,悄然离去。

美好的味道在舌尖上又能停留多久？母亲的辣虾，同学的甜饼，老师的咸披萨，勾起的不仅是味蕾，更是内心的幸福。毕业分离，高中升学，寄宿孤独，这些都变得轻快了，让人更有信心。

风雨中的我们也许会湿透,但请不要放弃,哪怕为自己,为这些陪伴,为曾绽放在舌尖上的一次次幸福。

后,我的病就好了。病好之后,我常常想:多亏了他们,我才好得那么快,如果没有他们,我不知道到何时才会好啊!

或许,这就是亲情吧!亲情是属于亲人之间的一种情感,在亲人之间,亲情无处不在,可能是跌倒时伸来的一只手,可能是遇见困难时亲人的鼓励,也许只是来自亲人的一声轻轻的问候……

这场病,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。我真庆幸我有那些亲人源源不断的帮助,谁知道款款亲情以后又会对我的产生多大的力量呢?